



檐下记

重返月光岭

□ 曾 勇

这一年中秋节的傍晚,思顺公一如既往接到了孙子德宝打来的电话。爷孙俩交谈间,后屋宜平正好从门前路过。宜平一眼瞥见坐在门厅沙发上的思顺公,却没留意到他正跟人打手机,于是停下脚步跟他搭腔:“思顺公,去月光岭看戏不?”

思顺公说:“我这腿脚,哪里还能去月光岭看戏呀,都好几年没去了。”

宜平听了连连拍脑袋:“您看我几糊涂,都把您走不得路的事给忘了。”说罢匆匆离去。

宜平生来嗓门大,两人的谈话,自然被电话那头的德宝听到了,德宝便问思顺公:“公公,你想去月光岭看戏不?”

思顺公说:“去是想去,可上坡下坡的路不好走,哪里去得了?只怕是要人背着才能去哩。”

这话说过,德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,他说:“公公,我背你去看吧。”

思顺公听了禁不住笑起来:“你这伢仔,尽哇蠢事。”

思顺公说得没错,德宝远在京城工作,哪能背他去月光岭看戏呀。再说十里八村的,公公背孙子去看戏的事倒是常有,几时见过孙子背公公去的?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几年里,德宝爸妈倒是说过要扶他去月光岭看戏,但思顺公没答应,儿子儿媳也都是年近花甲的人了,平日照顾自己,就已经很麻烦他们,再让他们费神劳力地搀扶着他爬月光岭,他实在过意不去。

不过话说回来,思顺公还真的蛮想去月光岭看戏。本地中秋节有看戏的习俗。看的是赣西地方戏采茶戏。这些年县群艺馆送戏下乡,特将月光岭村选作思顺公所在的扛门山区的采茶戏演出点村。多少年来,思顺公就好这一口。德宝小时候,思顺公没少带他去看戏;德宝年幼爬不动坡,思顺公就学别家公公的样,把孙子驮在背上。戏台搭在月光岭村前那棵老樟树下。四面八方村子里的人便举着火把,打着手电赶到这里来看戏。爷孙俩来到演出现场时,台下往往黑压压的一大片人,这时思顺公就又跟别家做公公的一样,让孙子骑在自己脖子上,看台上演员唱戏,看台下大人笑小孩叫的那份喧闹和热闹。可惜的是,如今,德宝长大考学后留在了京城工作,思顺公则于五年前患了腿疾,行走不便,自此再也没去月光岭看过戏了。

思顺公没想到,自己竟能重返月光岭看戏。原因是节后第二天,德宝乘飞机直达明月山机场,赶回了老家,当晚便背着他去了月光岭。对于德宝的归来,思顺公惊喜之余难免有些心痛,觉得德宝不该为自己看戏,花上千块钱坐飞机专程赶回来。但德宝却不以为然,说中秋连上三场采茶戏,节后是最后一场,只有坐飞机回家才来得及。晚饭后德宝背着思顺公去月光岭时,一路上有人跟他俩搭话聊家长里短,也向德宝打听有关京城的这样那样的事。

这天,月光岭村的戏台下,仍像前两晚一样聚集着黑压压看戏的人。但在喧闹声中,人们注意到有人背了高龄老人过来看戏,便纷纷闪开,把德宝和思顺公让到了前面。德宝这时也不客气,拉开思顺公随手带来的小马扎,扶着他坐下。

演出很快开始了。但思顺公发现身边渐渐多了些跟他一样行走不便的老人,他们大都是被人背来的。等到中场休息时,四周已经坐满了老头老太太,其中宜平那瘫痪多年的婆婆就坐在他左前方——她坐的是专程从家里带来的那张两侧带扶手的靠椅。这时宜平婆婆就回过头来跟他搭话:“德宝他公公,今天我这也是托上您的福了!宜平小两口看到德宝背您来月光岭看戏,就学样把我也背来了。”

周边的老人听了,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,言谈间个个笑容满面,其中不乏对德宝的夸赞。思顺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只“嗯嗯”点头回应着,看着侧边孙子宽厚的身影,只觉得眼眶一阵阵发热,抬手一擦,竟全都是湿漉漉的泪水。

拾味集

又到一年中秋。

有人认为,写中秋的诗词,自从有了苏东坡《水调歌头》,余词俱废——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……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这首诗,从少年吟到中年,不知在多少试卷上做过题,也不知引起过多少人的共鸣。

早些天,偶读苏东坡另一首《念奴娇·中秋》,一下子就被“起舞徘徊风露下,今夕不知何夕”这句勾勾住。那一瞬间,像有人不小心拨弄了心上的琴弦,心微微一颤,二十多年前一桩往事也涌上心头。

那年,我在粤西参加部队的某演习前期筹备。老处长带着我们一行人最早入驻现场。任务很“硬”、很明晰:在陌生的某地新建前方指挥部,要在荒芜的海岛上建设武器打击目标。演习的地方我们不太熟,社会环境、劳动资源、饮食习惯,全凭我们实打实去跑、去谈、去磨、去适应。记得那些天,白天黑夜连轴转,两个月没休过周末,更没回过一趟家。

有一回,为了拿到荒岛最佳建设方案的第一手资料,我们准备登岛勘察。十分不巧,



AI制图:钟秋兰



烟火帖

月满中秋

□ 宋 波

那夜月满。

我是在阳台上看见的——一轮满月从楼群后面缓缓抬起,清辉如瀑,倾泻落下,把整个城市都浸在一泓温润的光晕里。

月亮是一个沉默的故人。它不敲门,不叩窗,只是准时地,安静地出现在老地方,等你抬头。但今夜不同,今夜是八月十五,是它一年中意义上最圆的一次。古人说“月满则亏”,可偏偏在这个“满”的时刻,整个民族都在仰头,明知月满易逝,却依然为这一刻倾心。

阳台上,妻子端出一盘月饼。广式,莲蓉蛋黄,甜而细腻。递给我一块,她自己只切了小小一角,慢慢地嚼着,说是吃甜食容易发胖,要控制。是啊,小时候月饼金贵,一年只吃这一次,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现在要吃什么月饼没有?想吃什么,想什么时候吃,都可以,反倒没有从前对月饼的那些心心念念了。

小时候,中秋一般在奶奶家过。小小的院里,一棵老石榴树树影婆娑,把月光筛成满地碎银。奶奶会在树下摆一张方桌,摆上月饼、葡萄、石榴、柿子,还有她亲手蒸的团圆馍,顶上捏着一朵面花,花心里嵌一颗红枣。奶奶说:“月亮爷要吃哩。”我们便信以为真,仰着小脸,看月亮一动不动地悬在树梢上,仿佛真的在细细咀嚼那馍香。

后来奶奶走了,院子拆了,石榴树不知去向。月亮还在,只是变得高了,远了。

长大之后,读过许多写月亮的诗,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是开阔;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是缠绵;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,是孤独;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是旷达。这些诗句撑大了月亮的内涵,却也把它推得越来越远,不再是奶奶

石榴树下那一枚温热的团圆馍。

从前的月饼,承载了一年三百多天的等待。等待让食物有了灵魂,月光的加持让灵魂有了归处。那时候的人,一块月饼就能把心填得满满的。

现在呢?我们的心倒是走得更远了,但仍然装不下一轮明月。

正想着,手机震了一下。是远在武汉的妹妹发来的视频请求。屏幕上,妹妹一家三口坐在天台,身后是南方城市的密密灯火,头顶是一轮明晃晃的月亮。小外甥女举着一块月饼镜头喊:“舅舅,你看,我这块是五仁的!你的是什么?”妹妹在旁边笑:“她说要和你们干杯呢。”于是我也举起手里的莲蓉月饼,对着镜头碰了一下。正说着话,远在老家的父亲母亲视频也接了进来,我们一大家子在手机屏幕里团聚了,月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,各自隔着几公里,却仿佛围坐在同一张桌前。

挂了视频,我心里暖融融的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人间的团圆却有了新的模样。从前是围坐在一棵树下,现在可以隔着屏幕“干杯”;从前是一封家书走一个月,现在一个视频几秒钟就接通了思念。形式变了,可那颗向往团圆的心,没有变。

这就是“人间暖”吧。所谓中秋,不只是月亮最圆的那一天,更是人心最暖的那一夜。月亮负责圆满,我们负责温暖。月亮给我们一个抬头仰望的理由,我们给彼此一个低头拥抱的机会。

夜风起了,妻关了阳台的门。屋里灯光柔黄,月饼还剩半块,搁在青瓷碟里。我想起奶奶当年的话:“月亮爷要吃哩。”便又推开窗,把半月月饼放在窗台上,月光正好照在上面,像一层薄薄的糖霜。



说真的,那段日子忙里只有更忙,心中只挂念一件事:把任务干完、干漂亮!哪里会想今天是什么日子?老处长这举动,可真是暖人心了。这个中秋节,反倒成了我们记忆里最难以忘却的。

二十年弹指一挥间,老家的发小们发来帖子,邀请我回家去喝“人生半百酒”。掐指一算,时光这东西真是贼,还没好好享受人生,五十岁就到了眼前。

辛弃疾也是从军之人,他曾写过类似句子:“浊酒一杯,今夕何夕。”那是男儿在夜半酒醒时的一声长叹,醉里看剑,英雄迟暮。同样是“今夕何夕”,苏东坡在风露下起舞,这是贬谪之中清醒后的故意沉醉。相比之下,我更喜欢苏东坡的味道,忙到忘了时光,忘了自己,忘了今夕是何年。那种物我两忘,弥足珍贵。

不久前,父母问我,儿子,你今年怎么庆祝五十“大寿”?我答,我是一九七七年生人,按实际年份今年才四十九而已。明年?明年再说过半百的事吧。

我这是另一种“不知今夕何夕”。父母在,不庆生啊。



岁时记

桂花树下

□ 李能玲

一过白露,天就凉得快。早上起来开窗,风里已经有了桂花香——这香气说来就来,先是一缕,绕着鼻尖转;接着就满屋子都是,挡都挡不住。

老家的桂树在院子的东南角,靠墙根栽着,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种下的,反正自打我记事起它就在那里了。树干很粗,枝丫伸得远,半个院子都在它的庇护之下。一到中秋前后,花开得疯,密密匝匝,只要风一吹,院子里就洒满了一地碎黄。

婆婆说桂花是“小气花”,开花的时候不能用手指它,指了,来年它就不开了。我那时年岁小,听了总不信,偏要指,指完又心虚,又偷偷跑去跟桂树道歉,现在想来真是好笑。

小时候的中秋,桂花香混着月饼香,满是记忆。

过节那天,婆婆是最忙的。天不亮就起来烧水、杀鸭、择菜,买肉馅、包饺子。鸭子是前一天小姑从隔壁村送来的,本地的土麻鸭。等沸水褪下一身褐麻色羽毛,奶奶清理好内脏,把鸭子剁成块,往铁锅倒上茶油,“哗啦”一声,鸭肉下锅,等把鸭肉煸出油,放入生姜等佐料慢慢焖。

婆婆守在灶边,一边包饺子,一边和公公说话。

公话不多,多数时候就坐在灶下的矮凳上,捏着他那根旱烟杆,吧嗒吧嗒地抽。旱烟杆是老斑竹凿成,磨得发亮,烟丝是公公自己种的,晒得干干的,装进婆婆缝制的布袋,吊在烟杆上,一晃一晃。抽完一锅,磕磕烟灰,公公再填上新烟丝,慢条斯理地抽。记忆里,灶下总是蒙蒙的,那是柴火的青烟,也是公公旱烟杆里漫出来的白烟,再加上铁锅的热气,它们相互缠绕追逐,搅在一起,让灶间的光线看起来朦胧柔和。

烟味呛得人发闷,我总捂着鼻子往院子里躲。婆婆每次见了就笑,说你公公这烟啊,比他的饭还重要。

待到鸭子炖熟,婆婆用手扯下一只大鸭腿放碗上,叫我凉了再吃。我等不及,咬一口,肉汁顺着嘴角往下淌……虽然烫嘴,我还是把碗捧得紧紧的。婆婆笑眯眼地在一旁拍着我的手背,说慢点慢点,没人跟你抢。

坐在桂花树下,啃着手里的鸭腿,我眼睛却直盯着桌上那一盘刚出锅的椒葱饼。风一吹,花瓣往下落,落在饼上,落在发间,落进脖子里,痒痒的。我站起身抖,婆婆说别抖,桂花落在身上是福气。我就不抖了,任由花瓣落着,觉得自己大概是世界上最最有福气的人。

等月亮升起来,椒葱饼也吃得差不多了。公公把小桌子搬到院子中间,摆上月饼、柚子、花生,还有一碗清水,说是给月亮娘娘。我问月亮娘娘是谁,公公说就是月亮上的神仙,管团圆的。我又问她喝不喝水,公公说喝,你看月亮上还有影子,那是她的桂花树。我抬头看,月亮上果然有模模糊糊的影子,像一棵树,又像一个人。

年纪小,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乡愁,只知道中秋就是吃饼、赏月、桂花落一身的节气。公公婆婆在,院子在,桂花树在,家人就在。

后来读书、工作,中秋多半是在外过的。月饼买过不少,广式的、苏式的,也有冰皮的,包装一个比一个精致,却总不及老家的蜜酥饼、五仁饼、椒葱饼,也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。在外求学的某一年,走在路边忽然闻到桂花香,循着香气找过去,发现路边长着一棵小桂花树,花开得稀疏,香气却浓郁。站在树下,身边是异乡的车辆呼啸着来来去去,我鼻子一酸,差点掉下眼泪。

算起来,公公婆婆走了有些年头了。每到中秋,我就特别想他们。去年回了一趟老家,院子里的桂花树还在,只是没人打理,枝丫疯长,花开得也凌乱。站在树下,花瓣仍簌簌地落在我的头发上、肩膀上、衣襟上,只是再也没有人叫我别抖落它们了,也没有那个坐在灶下吧嗒吧嗒抽旱烟的老人身影。

老屋空了。我的中秋,从此也空了一块。

浮生录

一袋咸菜

□ 丁 艳

他提着一个白色马甲袋,有点忐忑地站在我办公室门口。看到他的时候,大约已经站了一会儿。我问他:有事儿吗?他敢走进来,把马甲袋递给我:“家里做了点咸菜,拿来给您尝尝。”

我愣了一下,马上站起来接过他的袋子,连声道谢。

认识他很多年了。那时候,我刚工作,鞋底开裂,同事说,十字路口公安局门前那有一个补鞋的,虽是残疾人,技术却很好。正好是我上下班要经过的地方,我找过去时,看见他正坐在一个补鞋机前,胸前挂一条很大的围裙,一条腿不能弯曲,朝侧边斜伸,正在专注地补鞋。

我喊一声:“补鞋。”

他放下手中的鞋,抬头看我。我发现他的一只眼睛也有问题,翻着眼白看人,有点疹人。接过鞋子,他说估计还得过一会儿才能补。我说,那下了班我再来拿吧。他随口问我在哪里上班,我说了自己的单位。

下班的时候,已经有点晚了,深秋天黑得早,我估计他已经回家了,却不料他还在等着我,鞋子修补好被擦得干干净净,放在一旁。拿了鞋,问他多少钱,他说你在某某单位上班,平时就为我们残疾人服务,这单不收你钱。我执意要给,推让中,他的机器被撞翻了,他翘起身子去扶,我赶紧将钱放在他的破包上面,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走了。

这以后,上下班经过十字路口,看见我,他都会和我打招呼。听同事们说,他生来就有残疾,家庭条件也不好,一直吃着救济,后来和一个同样腿部有残疾的女人结了婚。

过了两年,他的鞋摊上出现了孩童玩耍的身影。后来知道他女儿,身体很健康。问起他补鞋的收入,说,还行,钉鞋跟、纳鞋底、擦鞋,能有一些收入,加上政府的定期救济,吃饭是够了。

但我从那孩子明显不合身的衣服上看出来了,他说的“吃饭够了”是什么意思。就是这样,逢年过节的时候,他也不对政府提什么额外的要求。

后来,定期救济改为低保制度,他的低保金有了较大提高,然而孩子大了,读书的费用也逐步增加。但来他修鞋摊上修鞋的人却越来越少,只有一些老人家会来找他补伞、换鞋底,或者是换拉链头,一天都挣不到几块钱。就算这样,他出摊仍风雨无阻。

一晃,就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他守在那个拐角,补鞋子,从最初的补一次一角钱到现在的一次二元,再没有涨价。秋天开学的时候,他来我单位盖章,说孩子读大学要个证明。又说天冷了,想申请一床棉被。盖完孩子的材料章,我嘱咐他写一份申请去居委会盖个章,我们会很快给他办理棉被的事。他听后欢天喜地走了。

却不料,他会提一袋咸菜上门来表示谢意。

他走后,有个小同事皱眉:“这人也真是,一袋咸菜也好意思送人家。”我当即说道,你看看人家的家境,一点咸菜虽不值钱,也是一片心意,收下才是对他最好的尊重。

晚上,我做了个咸菜炒笋。家人进门的时候都说香,我指着那盘里的咸菜说,这里面,是有故事的。



第31期

樟树下

电话: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:32028011@qq.com